明夷待訪錄

顧寧人書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粗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群索居幾同傖父年踰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于聖賢六經之行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具稔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錄讀之再

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唯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倘辱收諸

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甚勝禱切同學弟顧炎武頓首

明夷待訪錄

目次

明夷待訪錄

餘姚　黃宗羲　撰

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前年壬寅夏條具為治大法未卒數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藍水返於故居整理殘帙此卷猶未失落於擔頭艙底兒子某某請完之冬十月雨牕削筆喟然而嘆曰昔王冕倣周禮著

書一卷自謂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以死覺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何能爲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癸卯梨洲老人識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

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已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

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

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下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

源于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為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

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原臣

有人焉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資于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

非其道卽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于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卽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于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爲己死而爲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之爲臣者昧於此義以爲臣爲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爲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是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

無係于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爲纖芥之疾也夫古之爲臣者于此乎彼乎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爲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爲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即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娛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爲良而曳木之職

荒矣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事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餓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爲當然萬歷初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比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爲鵠矣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或曰臣不與子並

稱平曰非也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疏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

原法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

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為之學校以興之為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為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為一已而立也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為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為郡縣以郡縣得私于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鎮之兵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

一毫爲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唯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

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論者謂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爲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勦說也即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于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爲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

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慼慼終無已時也即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爲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外之所得安于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文害天下 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置相

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蓋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猶公侯伯子男之遞相去自內而言之君之去卿猶卿大夫士之遞相去非獨至于天子遂截然無等級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攝政以宰相而攝天子亦不殊于大夫之攝卿士之攝大夫耳後世君驕臣諂天子

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間而小儒遂河漢其攝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絰之哀講禮樂征伐之治君臣之義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絕矣不幸國無君長委之母后爲宰相者方避嫌而處使其決裂敗壞貽笑千古無乃視天子之位過高所致乎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荅拜秦漢以後廢而不講然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宰相既罷天子更無與爲禮者矣遂謂百官之設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賢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設官之意旣訛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

傳子而傳賢視其天子之位去留猶夫宰相也其後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為賢者矣不亦并傳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謂後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蓋大權不能無所寄彼宮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為科

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有明之閣下賢者貸其殘膏賸馥不賢者假其喜笑怒罵道路傳之國史書之則以為其人之相業矣故使宮奴有宰相之實者則罷丞相之過也閣下之賢者盡其能事則曰法祖亦非為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旣輕不得不假祖宗以壓後王以塞宮奴祖宗之所行未必皆當宮奴之黠者又復條舉其疵行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論荒矣使宰相不罷自得以古聖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從也

宰相一人參知政事无常員每日便殿議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諫官東西面以次坐其執事皆用士人凡章奏進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轉發閣中票擬閣中又繳之御前而後下該衙門如故事往返使大權自宮奴出也

宰相設政事堂使新進士主之或用待詔者唐張說爲相列五房于政事堂之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

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此其例也四方上書言利弊者及待訪之人皆集焉凡事無不得達

學校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非謂班朝布令養老恤孤訊馘大師旅則會將有大獄訟則期吏民大祭祀則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

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校是故養士爲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爲養士而設也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榮之則羣趨以爲是天子辱之則羣擿以爲非簿書期會錢穀戎獄一切委之俗吏時風衆勢之外稍有人焉便以爲學校中无當于緩急之習氣而其所謂學校者科舉囂爭富貴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間于學校初无與也究竟養士一事亦失之矣于是

學校變而為書院有所非也則朝廷必以為是而榮之有所是也則朝廷必以為非而辱之偽學之禁書院之毀必欲以朝廷之權與之爭勝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學校與朝廷無與其繼也朝廷與學校相反不特不能養士且至于害士猶然循其名而立之何與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搥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為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為非是將見盜賊姦邪懾心于正氣霜雪之下君

安而國可保也乃論者目之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黨人編管陳歐正坐破壞學校所致而反咎學校之人乎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養托之于君授田之法廢民買田而自養猶賦稅以擾之學校之法廢民蚩蚩而失教猶勢利以誘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躋之曰君父君父則吾誰欺

郡縣學官毋得出自選除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皆可當其任不拘已未仕也其人稍有干于清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

爲吾師也其下有五經師兵法歷算醫射各有師皆聽學官自擇凡邑之生童皆裹糧從學離城烟火聚落之處士人衆多者亦置經師民間童子十八以上則以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爲蒙師故郡邑無無師之士而士之學行成者非主六曹之事則主分教之務亦无不用之人

學宮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觀庵堂大者改爲書院經師領之小者改爲小學蒙師領之以分處諸生受業其寺產即隸于學以贍諸生之貧者二氏之徒分別其有學

行者歸之學官其餘則各還其業

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其重與宰相等或宰相退處爲之每朔日天子臨幸太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

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則與大臣之子就學于太學使知民之情僞且使之稍習于勞苦毋得閉置宮中其所聞見不出宦官宮妾之外妄自崇大也

郡縣朔望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學官講學郡縣官就

弟子列北面再拜師弟子各以疑義相質難其以籍書期會不至者罰之郡縣官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衆其或僻郡下縣學官不能聚得名儒而郡縣官之學行過之者則朔望之會郡縣官南面講學可也若郡縣官少年無實學妄自壓老儒而上之者則士子譁而退之

擇名儒以提督學政然學官不隸屬于提學以其學行名望相師友也每三年學官送其俊秀于提學而考之補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于提學而考之以解禮部不便

訓選試官考發榜所遺之士有平日優于學行者學官咨于提學補入之其弟子之罷黜學官以生平定之而提學不與焉

學歷者能算氣朔即補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額使禮部考之官于欽天監學醫者送提學考之補博士弟子方許行術歲終計其生死效否之數書之于冊分爲三等下等黜之中等行術如故上等解試禮部入太醫院而官之

凡鄉飲酒合一郡一縣之縉紳士子士人年七十以上

生平无玷清議咨庶民年八十以上無過犯者皆以齒

南面學官郡縣官皆北面憲老乞言

鄉賢名宦毋得以勢位及子弟爲進退功業氣節則考

之國史文章則稽之傳世理學則定之言行此外鄉曲

之小譽時文之聲名講章之經學依附之事功已經入

祠者皆罷之

凡郡邑書籍不論行世藏家博搜重購每書抄印三册

一册上祕府一册送太學一册存本學時人文集古文

非有師法語錄非有心得奏議無禆實用序事无稗史

學者不許傳刻其時文小說詞曲應酬代筆已刻者皆追板燒之士子選場屋之文及私試義策蠱惑坊市者弟子員黜革見任官落職致仕官奪告身

民間吉凶一依朱子家禮行事庶民未必通諳其喪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宮室之制在市肆工藝者學官定而付之離城聚落蒙師相其禮以革習俗

凡一邑之名蹟及先賢陵墓祠宇其修飾表章皆學官之事淫祠通行拆毀但留土穀設主祀之故入其境有違禮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懸無益之物土留未掩之喪

優歌在耳部語滿街則學官之職不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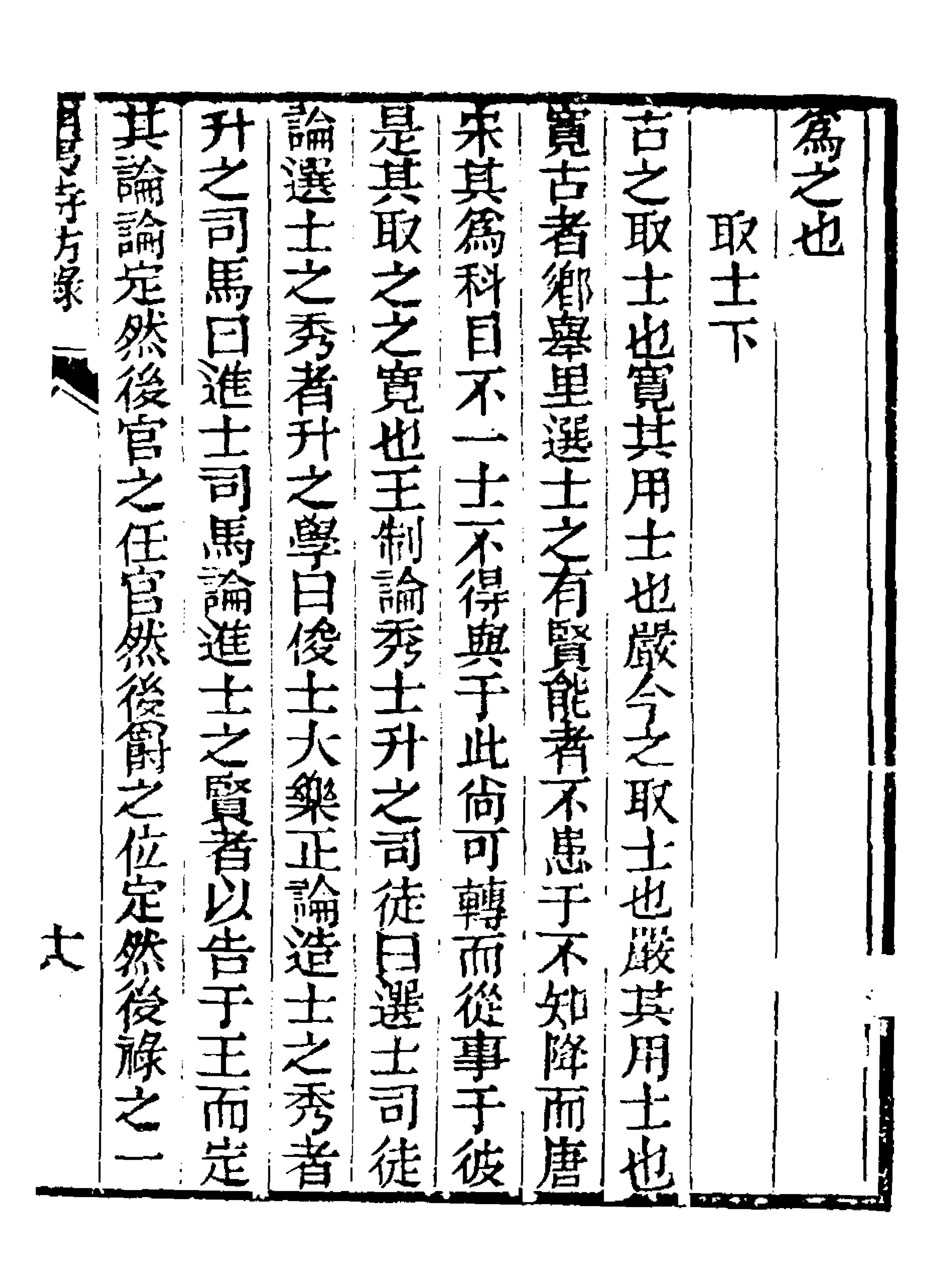
取士上

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極矣故毅宗嘗患之也爲拔貢保舉進貢特授積分換授思以得庭外之士乃拔貢之試猶然經義也考官不遺詞臣屬之提學旣已輕于解試矣保舉之法雖曰以名取人不知今之所謂名者何憑也勢不得不雜以賄賂請託及其捧檄而至吏部以一義一論試之視解試爲尤輕矣進貢者用解試之副榜特授者用會試之副榜夫副榜黜落之餘也其黜

落者如此之重將何以待中式者乎積分不去貴耶其源不能潰也換授以優宗室其教可不豫乎凡此六者皆不離經義欲得勝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詳所以徒爲紛亂而无益于時也唐進士試詩賦明經試墨義所謂墨義者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註宋初試士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其九經五經三禮三傳學究等設科雖異其墨義同也王安石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

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然非創自安石也唐柳冕
郎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上等其精于傳
註與下等之議權德輿駁曰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有
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其
後宋祁王珪累有止問大義不責記誦之奏而不果行
至安石始決之故時文者帖書墨義之流也今日之弊
在當時權德輿已盡之向若因循不改則轉相模勒日
趨浮薄人才終无振起之時若罷經義遂恐有棄經不
學之士而先王之道益視爲迂闊无用之具余謂當復

墨義古法使爲經義者全寫注疏大全漢宋諸儒之說一一條具於前而後申之以已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由前則空疏者絀由後則愚蔽者絀亦變浮薄之一術也或曰以誦數精麄爲中否唐之所以賤明經也寧復貴其所賤乎曰今日之時文豈非誦數時文所得者乎同一誦數也先儒之義學其愈于餖飣之勦說亦可知矣非謂守此足以得天下之士也趨天下之士于平實而通經學古之人出焉昔之詩賦亦何足以得士然必貴考索推聲病未有若時文之空疏不學之人皆可



爲之也

取士下

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爲科目不一士不得與于此尚可轉而從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

人之身未入仕之先凡經四轉已入仕之後凡經三轉總七轉始與之以祿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之韓退之三試于吏部无成則十年猶布衣也末雖登第入仕然亦止是簿尉令錄榜首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于取則无枉才嚴于用則少倖進今也不然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舉之一途雖使古豪傑之士若屈原司馬遷相如董仲舒楊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從下亦賞之郡縣即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

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寛也嚴于取則褒俸之老死邸舍者多矣寛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夫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于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目之內旣取此百千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人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目非科目之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士子探籌第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爲取士之善法也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

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吾故寛取士之法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絶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科舉之法其考校倣朱子議第一場易詩書爲一科子午年試之三禮兼大戴爲一科卯年試之三傳爲一科酉年試之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四書義一道答義者先條舉注疏及後儒之說既備然後以愚按結之其不條衆說或條而不能備竟入己意者雖通亦不中格有司有不依章句移文配接命題者有喪禮服制忌諱不

以爲題者皆坐罪第二場周程張朱陸六子爲一科孫吳武經爲一科荀董楊文中爲一科管韓老莊爲一科分年各試一論第三場左國三史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宋史有明實錄爲一科分年試史論各二道答者亦必攄事實而辨是非若事實不詳或牽連他事而于本事反略者皆不中格第四場時務策三道凡博士弟子員遇以上四年仲秋集于行省而試之不限名數以中格爲度考官聘名儒不論布衣在位而以提學主之明年會試經子史科

亦依鄉闈分年禮部尚書知貢舉登第者聽宰相鑑別分置六部各衙門爲吏管領簿書拔其尤者倣古侍中之職在天子左右三考滿常調而後出官郡縣又拔其尤者爲各部主事落第者退爲弟子員仍取解試而後得入禮闈

薦舉之法每歲郡舉一人與于待詔之列宰相以國家疑難之事問之觀其所對令廷臣反覆詰難如漢之賢良文學以鹽鐵發策是也能自理其說者量才官之或假之職事觀其所効而後官之若庸下之材剿說欺人

者舉主坐罪其人報罷若道德如吳與鄭陳獻章則不次待之舉主受上賞

太學之法州縣學每歲以弟子員之學成者列其才能德藝以上之不限名數缺人則止太學受而考之其才能德藝與所上不應者本生報罷凡士子之在學者積歲月累試分爲三等上等則同登第者宰相分之爲侍中屬吏中等則不取解試竟入禮闈下等則罷歸鄉里任子之法六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州縣學補博士弟子員若教之十五年而无成則出學三品以上其

子十有五年皆入太學若教之十五年而无成則出學今也大夫之子與庶民之子同試提學受其請託是使其始進不以正不受其請託非所以優門第也公卿之子不論其賢否而仕之賢者則困于常調不賢者而使之在民上既有害于民亦非所以愛之也

郡縣佐之法郡縣各設六曹提學試弟子員之高等者分置之如戶曹管賦稅出入禮曹主祀事鄉飲酒上下吉凶之禮兵曹統民戶所出之兵城守捕寇工曹主郡邑之興作刑曹主刑獄吏曹主各曹之遷除資俸也滿

三考升貢太學其才能尤著者補六部各衙門屬吏凡
廩生皆罷
辟召之法宰相六部方鎭及各省巡撫皆得自辟其屬
吏試以職事如古之攝官其能顯著然後上聞即眞
絕學者如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
縣上之於朝政府攷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
上書有二一國家有大事或大奸朝廷之上不敢言而
草野言之者如唐劉蕡宋陳亮是也則當處以諫職若
爲人嗾使因而撓亂朝政者如東漢牢修告捕黨人之

事即應處斬一以所著書進覽或他人代進看詳其書足以傳世者則與登第者一體出身若無所發明纂集舊書且是非謬亂者如今日趙宧光說文長箋劉振識大編之類部帙雖繁却其書而遣之

建都

或問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夫國祚中危何代無之安祿山之禍元宗幸蜀吐蕃之難代宗幸陝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達就使有急而行勢無所阻當李賊

之圍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懸絕北音塵不貫一
時旣不能出出亦不能必達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
非都燕何遽不及三宗之事乎或曰自永樂都燕歷十
有四代豈可以一代之失遂議始謀之不善乎曰昔人
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爲事不以失天下爲事者也有
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於土木武宗困於陽和
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
闌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斃於寇至日以
失天下爲事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江南之民命竭於

輸輓太府之金錢靡於河道皆都燕之爲害也或曰有王者起將復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勝者以關中爲上金陵不與焉何也曰時不同也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又經流寇之亂烟火聚落十無二三生聚教訓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而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匱篋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舍金陵而勿都

是妾僕妾以倉庫匱竭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曾謂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與

方鎮

今封建之事遠矣因時乘勢則方鎮可復也自唐以方鎮亡天下庸人狃之遂爲厲階然原其本末則不然當太宗分制節度皆在邊境不過數府其帶甲十萬力足以控制寇亂故安祿山朱泚皆憑方鎮而起乃制亂者亦藉方鎮其後析爲數十勢弱兵單方鎮之兵不足相制黃巢朱溫遂決裂而無忌然則唐之所以亡由方鎮

之弱非由方鎮之強也是故封建之弊強弱吞併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縣之弊疆場之害苦無已時欲去兩者之弊使其並行不悖則沿邊之方鎮乎宜將遼東薊州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固原延綏俱設方鎮外則雲貴亦依此例分割附近州縣屬之務令其錢糧兵馬內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賦商稅聽其徵收以充戰守之用一切政教張弛不從中制屬下官員亦聽其自行辟召然後名聞每年一貢三年一朝終其世兵民輯睦疆場寧謐者許以嗣世凡此則有五利今各邊有總督

有巡撫有總兵有本兵有事復設經略事權不一能者壞於牽制不能者易於推委枝梧旦夕之間掩飾章奏之上其末至潰決者直須時耳統帥專一獨任其咎則思慮自周戰守自固以各爲長子孫之計一也國家有一警急嘗竭天下之財不足供一方之用今一方之財自供一方二也邊鎮之主兵常不如客兵故常以調發致亂天啟之奢酋崇禎之莱圍是也今一方之兵自供一方三也治兵措餉皆出朝廷常以一方而動四方旣各有專地兵食不出於外即一方不寧他方宴如四也

外有強兵中朝自然顧忌山有虎豹藜藿不採五也

田制

昔者禹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則是夏之所定者至周已不可爲準矣當是時其國之君於其封疆之內田土之肥瘠民口之衆寡時勢之遷改視之爲門以內之事也井田既壞漢初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什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稅一葢土地廣大不能縷分區別總其大勢使瘠土之民不至於甚困而已是故合九州之田以下下爲則下下者不困則天下之勢

相安吾亦可無事於纏分區別而爲則壤經野之事也
夫三十而稅一下下之稅也當三代之盛賦有九等不
能盡出於下下漢獨能爲三代之所不能爲者豈漢之
德過於三代歟古者井田養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
而後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養民使民自養又從
而賦之雖三十而稅一較之於古亦未嘗爲輕也至於
後世不能深原其本末以爲十一而稅古之法也漢之
省賦非通行長久之道必欲合於古法九州之田不欵
於上上而賦以十一則是以上上爲則也以上上爲則而

民焉有不困者乎漢之武帝度支不足至於賈爵貸假榷估算緡鹽鐵之事無所不舉乃終不敢有加於田賦者彼東郭咸陽孔僅桑宏羊計慮猶未熟與然則十而稅一名爲古法其不合於古法甚矣而兵興之世又不能守其十一者其賦之於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時之用制天下之賦後王因之後王既衰又以其時之用制天下之賦而後王又因之嗚呼吾見天下之賦日增而後之爲民者日困於前儒者曰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孰知魏晉之民又困於漢唐宋之民

又困於魏晉則天下之害民者寧獨在井田之不復乎今天下之財賦出於江南江南之賦至錢氏而重宋未嘗改至張士誠而又重有明亦未嘗改故一畝之賦自三斗起科至於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增計其一歲之穫不過一石盡輸於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亂世苟且之術也吾意有王者起必當重定天下之賦重定天下之賦必當以下下為則而後合於古法也或曰三十而稅一國用不足矣夫古者十里之內天子食之其收之諸侯之貢者不能十之一今郡縣之

賦郡縣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運至於京師者十有九彼收其十一者尚無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憂之乎

田制二

自井田之廢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議師丹孔光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其意雖善然古之聖君方授田以養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復以法奪之授田之政未成而奪田之事先見所謂行一不義而不可爲也或者謂奪富民之田則生亂欲復井田者乘大亂之後土曠人稀而後可故漢高祖之滅

秦光武之乘漢可爲而不爲爲足惜夫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今幸民之殺戮爲其可以便吾事將使田旣井而後人民繁庶或不能於吾制無齟齬豈反謂之不幸與後儒言井田必不可復者莫詳於蘇洵言井田必可復者莫切於胡翰方孝孺洵以川路澮道洫涂溝畛遂徑之制非勞數百年之力不可夫誠授民以田有道路可通有水利可修亦何必拘泥其制度疆界之末乎凡蘇洵之所憂者皆非爲井田者之所急也胡翰方孝孺但言其可復其所以復之之法亦

不能詳余蓋於衛所之屯田而知所以復井田者亦不外於是矣世儒於屯田則言可行於井田則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爲十矣每軍撥田五十畝古之百畝也非即周時一夫授田百畝乎五十畝科正糧十二石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是實徵十二石也每畝二斗四升亦即周之鄉遂用貢法也天下屯田見額六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三頃以萬歷六年實在田土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律之屯田居其十分之一也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

一以推之九似亦未難爲行況田有官民官田者非民所得而自有者也州縣之内官田又居其十分之三以實在田土均之八戸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每戸授田五十畝尙餘田一萬七千三十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八畝以聽富民之所占則天下之田自無不足又何必限田均田紛紛而徒爲困苦富民之事乎故吾於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復也難者曰屯田既如井田則屯田之軍日宜繁庶何以復有銷耗也曰此其說有四屯田非土著之民雖授之田不足以挽其鄉土

之思一也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夫屯種而任之老弱則所穫幾何且彼見不屯者之未嘗不得食也亦何為而任其勞苦乎二也古者什而稅一今每畝二斗四升計一畝之入不過一石則是什稅二有半矣三也又徵收主自武人而郡縣不與則凡刻剝其軍者何所不為四也而又何怪乎其銷耗與

田制三

或問井田可復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

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何謂積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貢助徹止稅田土而已魏晉有戶調之名有田者出租賦有戶者出布帛田之外復有戶矣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戶之外復有丁矣楊炎變爲兩稅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雖租庸調之名渾然不見其實併庸調而入于租也相傳至宋未嘗減庸調於租內而復斂丁身錢米後世安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也豈知其爲重出之賦乎使庸調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楊

炎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後世者大矣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徵之使一年而出者分爲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餘年是銀力二差又併入于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其爲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條鞭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後世者大矣萬歷間舊餉五

百萬其末年加新餉九百萬崇禎間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倪元璐爲戶部合三餉爲一是新餉練餉又併入于兩稅也至今日以爲兩稅固然豈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練餉新餉之名不改或者顧名而思義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學無術之過也嗟乎稅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無幾矣今欲定稅須反積累以前而爲之制授田于民以什一爲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爲則其戶口則以爲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又何事于暴稅乎何謂所稅非所出之害古者任

土作貢雖諸侯而不忍強之以其地之所無況于小民乎故賦穀米田之所自出也賦布帛丁之所自爲也其有納錢者後世隨民所便布一疋直錢一千輸官聽爲九百布直六百輸官聽爲五百比之民間反從降落是錢之在賦但與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賦穀米漢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楊炎以戶口之賦併歸土田于是布帛之折于錢者與穀相亂亦遂不知錢之非田賦矣宋隆興二年詔温台處徽不通水路其二稅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蓋當時銀價低下其許以折物帛者亦

隨民所便也然按熙寧稅額兩稅之賦銀者六萬一百三十七兩而已而又穀賤之時常平就糴故雖賦銀亦不至於甚困有明自漕糧而外盡數折銀不特折錢之布帛爲銀而歷代相仍不折之穀米亦無不爲銀矣不特穀米不聽上納即欲以錢準銀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錢爲賦陸贄尙曰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以爲不可而況以銀爲賦乎天下之銀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豐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爲銀則仍不足以上供也無乃使民歲歲皆凶年乎天與民以豐年而

上復奪之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爲讐也然則聖王者而有天下其必任土所宜出百穀者賦百穀出桑麻者賦布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爾何謂田土无等第之害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是九則定賦之外先王又細爲之等第也今民間田土之價懸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徵收畫以一則至使不毛之地歲抱空租亦有歲歲畊種而所出之息不償牛種小民但知其爲瘠土向若如古法休一歲二歲未始非沃土矣官

府之催科不假雖欲易之惡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
日竭乎吾見有百畝之田而不足當數十畝之用者是
不易之爲害也今丈量天下田土其上者依方田之法
二百四十步爲一畝中者以四百八十步爲一畝下者
以七百二十步爲一畝再酌之于三百六十步六百步
爲畝分之五等魚鱗冊字號一號以一畝準之不得贅
以奇零如數畝而同一區者不妨數號一畝而分數區
者不妨一號使田土之等第不在稅額之重輕而在丈
量之廣狹則不齊者從而齊矣是故田之中下者得更

番而作以收土田之利如其力有餘也而悉畊之彼二畝三畝之入與土田一畝較量多寡亦无不可也

兵制一

有明之兵制蓋亦三變矣衛所之兵變而爲召募至崇禎宏光間又變而爲大將之屯兵衛所之弊也官軍三百十三萬八千三百皆仰食于民除西北邊兵三十萬外其所以禦寇定亂者不得不別設兵以養之分兵于農然且不可乃又使分筭于兵是以一天下養兩天下之兵也召募之弊也如□□之起安家行糧馬匹甲杖

費數百萬金得兵十餘萬而不當三萬之選天下已騷動矣大將屯兵之弊也擁衆自衞與敵爲市搶殺不可問宣召不能行率我所養之兵反而攻我者卽其人也有明之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乎議者曰衞所之爲召募此不得已而行之者也召募之爲大將屯兵此勢之所趨而非制也原夫衞所其制非不善也一鎭之兵足守一鎭之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衞所屯田蓋相表裏者也其後軍伍銷耗耕者无人則屯兵不足僧以客兵坐食者衆則屯糧不足于用益之以民糧又益之

以鹽糧又益之以京運而衛所之制始破壞矣都燕而役歲漕四百萬石十有二總領衛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輪年值運有月糧有行糧一人兼二人之食是歲有二十五萬三千六百不耕而食之軍矣此又衛所之制破壞于輸輓者也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輪班上操春班以三月至八月還秋班以九月至二月還有月糧有行糧一人兼二人之食是歲有二十餘萬不耕而食之軍矣此又衛所之制破壞于班操者也一邊有事則調各邊之軍應調者食此邊之芻餉

其家口又支各邊之糧餉舊兵不歸各邊不得不補補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餉是一兵而用三餉也衛所之制至是破壞而不可支矣凡此皆末流之弊其初制豈若是哉爲說者曰末流之弊亦由其制之不善所致也制之不善則軍民之太分也凡人膂力不過三十年以七十爲率則四十年居其老弱也軍既不得復還爲民則一軍之在伍其爲老弱者亦復四十年如是而焉得不銷耗乎鄉井之思誰則无有今以謫發充之遠者萬里近者千餘里違其土性死傷逃竄十常八九如是而焉

得不銷耗乎且燕都二百餘年天下之財莫不輦取以歸京師使東南之民力竭者非軍也耶或曰圻甸之民大半爲軍今計口而給之故天下有荒歲而圻甸不困此明知其无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則非養兵也乃養民也天下之民不耕而得養于上則天下之耕者當何人哉東南之民奚罪焉夫以養軍之故至不得不養及于民猶可謂其制之善與余以謂天下之兵當取之于口而天下爲兵之養當取之于戶其取之口也教練之時五十而出二調發之時五十而出一其取之戶也

調發之兵十戶而養一教練之兵則无資于養如以萬歷六年戶口數目言之人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則得兵一百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七人矣人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則可養兵一百六萬二千一百四十三人矣夫五十口而出一人則其役不爲重一十戶而養一人則其費不爲難而天下之兵滿一百二十餘萬亦不爲少矣王圻之內以二十萬人更番入衛然亦不過千里假如都金陵其入衛者但盡金陵所屬之郡邑而他省不與焉金陵人口一千五

十萬二千六百五十一則得勝兵二十一萬五百以十萬各守郡邑以十萬入衛次年則以守郡邑者入衛以入衛者歸守郡邑又次年則調發其同事教練之兵其已經調發者則住糧歸家但聽教練而已夫五十口而出一人而又四年方一行役以一人計之二十歲而入伍五十歲而出伍始終三十年止歷七踐更耳而又不出千里之遠則爲兵者其任亦不爲勞國家无養兵之費則國富隊伍無老弱之卒則兵強人主欲富國強兵而兵民太分唐宋以來但有彼善于此之制其受兵之

害未嘗不與有明同也

兵制二

國家當承平之時武人至大帥者干涉文臣即其品級懸絕亦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靴趨入庭拜其門狀自稱走狗退而與其僕隸齒兵興以後有言于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于是毅宗皇帝專任大帥不使文臣節制不二三年武臣擁衆與賊相望同事鹵略李賊入京師三輔至于青齊諸鎮櫛比而營天子封公侯結其歡心終莫肯以一矢入援嗚呼毅

宗重武之効如此然則武固不嘗重與曰毅宗輕武而不重武者也武之所重者將湯之伐桀伊尹爲將武之入商太公爲將晉作六軍其爲將者皆六卿之選也有明雖失其制總兵皆用武人然必聽節制于督撫或經略則是督撫經略將也總兵偏裨也總兵有將之名而无將之實然且不可況竟與之以實乎夫安國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也供指使用氣力小人之事也國家社稷之事孰有大于將使小人而儼爲之又何貴乎君子耶今以天下之大託之于小人爲重武耶爲輕武耶是故

與其妻從死者皆文臣也當其時屬之以一旅赴賊俱死而顯十有一二苟全何至自殊城破之日乎是故建議于郡縣者皆文臣及儒生也當其時有所藉手以從事勝負亦未可知何至驅市人而戰受其屠醢乎彼武人之爲大帥者方且飈浮雲起昔之不敢一嘗敵者乘時易幟各以利刃而齒腐朽飽衆所謂以其衆幸富貴矣而後知承平之時待以徒隸者之未爲非也然則彭越黥布非古之良將與曰彭越黥布非漢王將之者也布越無所藉于漢王而漢王藉之猶治病者之服烏喙

蔡蘆也人見彭越黥布之有功而欲將武人亦猶見烏喙蔡蘆之愈病而欲以爲服食也彼麤暴之徒乘世之衰竊亂天常吾可以權授之使之出落鈐鍵哉然則叔孫通專言斬將搴旗之士儒生元所言進何也曰當是時漢王已將韓信彼通之所進者以首爭首以力搏力之兵子耳豈所謂將哉然則壯健輕死善擊刺者非所貴與曰壯健輕死善擊刺之在人猶精緻犀利之在器甲也弓必欲无瀶治必欲援胡之稱甲必欲上旅下旅札續之堅人必欲壯健輕死善擊刺其道一也器甲之

精緻犀利用之者人也人之壯健輕死善擊刺者用之者將也今以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之人而可使之為將是精緻犀利之器甲可以不待人而戰也

兵制三

唐宋以來文武分為兩途然其職官內而樞密外而閫帥州軍猶文武參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撫雖與軍事而專任節制與兵士離而不屬是故蒞軍者不得計餉計餉者不得蒞軍節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節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勢不可為叛夫天

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嘗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謂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識義理喜鹵掠輕去就緩則受吾節制指顧簿書之間急則擁兵自重節制之人自然隨之上下試觀崇禎時督撫曾有不為大帥驅使者乎此時法未嘗不在未見其不可叛也有明武職之制內設都督府錦衣衛外設二十一都司四百九十三衛三百五十九所平時有左右都督都指揮使指揮使各係以同知僉事及千戸百戸鎮撫之級行伍有總兵副將參將游擊千把總之

名宜悉罷平時職級只存行伍京營之兵兵部尚書即爲總兵侍郎即爲副將其屬郎官即分任參游設或征討將自中出侍郎掛印而總兵事郎官從之者一如京營或用巡撫爲將巡撫掛印即以副將屬之參政參將屬之郡守其行間戰將勇略冠軍者即參用于其間苟如近世之沈希儀萬表俞大猷戚繼光又未嘗不可使之內而兵部外而巡撫也自儒生久不爲將其視用兵也一以爲尚力之事當屬之豪健之流一以爲陰謀之事當屬之傾危之士夫稱戈比干立矛者士卒之事而

非將帥之事也即一人以力聞十人而勝之矣兵興以來田野市井之間膂力稍過人者當事即以奇士待之究竟不當一卒之用萬歷以來之將掩敗飾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亦可謂之傾危矣乃只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敵然則今日之所以取敗亡者非不足力與陰謀可知矣使文武合爲一途爲儒生者知兵書戰策非我分外習之而知其無過高之論爲武夫者知親上愛民爲用武之本不以麤暴爲能是則皆不可叛之人也

財計一

後之聖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廢金銀乎古之徵貢徵賤以粟帛爲俯仰故公上賦稅有粟米之征布縷之征是也民間市易詩言握粟出卜孟子言通工易事男粟女布是也其時之金銀與珠玉無異爲餽問器飾之用而已三代以下用者粟帛而衡之以錢故錢與粟帛相爲輕重漢章帝時穀帛價貴張林言此錢多故也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物皆賤矣魏明帝時廢錢用穀桓元輔晉亦欲廢錢孔琳之曰先

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此錢之所以嗣功龜貝也穀帛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者著自于曩然則昔之有天下者雖錢與穀帛雜用猶不欲使其重在錢也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陳用錢兼以錫鐵粟帛嶺南多以鹽米布交易不用錢北齊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後周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錢而官不禁唐時民間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大歷以前嶺南用錢之

外雜以金銀丹砂象齒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詔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于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它州官吏論罪元和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參布帛太和三年飾佛像許以金銀唯不得用銅四年交易百緡以上者粟帛居半按唐以前自交廣外上而賦稅下而市易一切無事于金銀其可考彰彰若是宋元豐十二年蔡京當國凡以金銀絲帛等貿易勿受夾錫錢者以法懲治蓋其時有以金銀爲用者矣然重和之令命官之家留見錢

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易金銀之類則是市易之在下者未始不以錢爲重也紹興以來歲額金一百二十八兩銀無額七分入內庫三分歸有司則是賦稅之在上者亦未始以金銀爲正供爲有司之經費也及元起北方錢法不行于是以金銀爲母鈔爲子子母相權而行而金銀遂爲流通之貨矣明初亦嘗禁金銀交易而許以金銀易鈔于官則是罔民而收其利也其詭信之故至今日而賦稅市易銀乃單行以爲天下之大害蓋銀與鈔爲表裏銀之力絀鈔以紓之故元之稅糧

折鈔而不折銀今鈔既不行錢僅為小市之用不入貢
賦使百務併于一途則銀力竭元又立提舉司置淘金
戶開設金銀場各路聽民煽煉則金銀之出于民間者
尚多今礦所封閉間一開採又使宮奴專之以入大內
與民間無與則銀力竭二百餘年天下金銀綱運至于
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時猶有商賈官吏返其十分之
二三多故以來在燕京者既盡泄之邊外而富商大賈
達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資力盡斂天下之金銀
而去此其理尚有往而復返者乎夫銀力已竭而賦稅

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銀將于何所故田土之價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壤瘠與曰否不能爲賦稅也百貨之價亦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物阜與曰否市易無資也當今之世宛轉湯火之民卽時和年豐無益也卽勸農沛澤無益也吾以爲非廢金銀不可廢金銀其利有七粟帛之屬小民力能自致則家易足一也鑄錢以通有無鑄者不息貨無匱竭二也不藏金銀無甚貧甚富之家三也輕齎不便民難去其鄉四也官吏贓私難覆五也盜賊胠篋負重易跡六也錢鈔路通七也然須

重爲之禁盜礦者死刑金銀市易者以盜鑄錢論而後可

財計二

錢幣所以爲利也唯無一時之利而後有久遠之利以三四錢之費得十錢之息以尺寸之楮當金銀之用此一時之利也使封域之內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窮此久遠之利也後之治天下者嘗顧此而失彼所以阻壞其始議也有明欲行錢法而不能行者一曰惜銅愛工錢旣惡薄私鑄繁興二曰折二折三當五當十制度不

常三曰銅禁不嚴分造器皿四曰年號異文此四害者昔之所同五曰行用金銀貨不歸一六曰賞賚賦稅上行于下下不行于上昔之言錢者四今之害錢者六故今日之錢不過資小小貿易公私之利源皆無賴焉是行錢與不行等也誠廢金銀使貨物之衡盡歸于錢京省各設專官鼓鑄有銅之山官為開採民間之器皿寺觀之像設悉行燒毀入局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為率每錢重一錢制作精工樣式畫一亦不必冠以年號除田土賦粟帛外凡鹽酒征榷一切以錢為稅如此而患不

行吾不信也有明欲行鈔法而不能行者崇禎間桐城諸臣蔣臣言鈔法可行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戶工侍郎王鰲永主其說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肯應者大學士蔣德璟言以一金易一紙愚者不爲上以高皇帝之行鈔難之德璟曰高皇帝似亦神道設教然賞賜折俸而已固不曾用之兵餉也按鈔起于唐之飛錢猶今民間之會票也至宋而始官制行之然宋之所以得行者

每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而又佐之以鹽酒等項蓋民間欲得鈔則以錢入庫欲得錢則以鈔入庫欲得鹽酒則以鈔入諸務故鈔之在手與見錢無異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則官之本錢當使與所造之鈔相準非界則增造無藝一則每界造鈔若干下界收鈔若干譌偽易辨非界則收造無數宋之稱提鈔法如此即元之所以得行者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有明寶鈔庫不過倒收舊鈔凡稱提之法俱置不講何怪乎其終不行也毅宗言利之臣不詳其行壞之始末徒見尺

楮張紙居然可當金銀但講造之之法不講行之之法
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故其時言可行者猶見彌而求多
也然誠使停積錢緡五年爲界斂舊鈔而焚之官民使
用在關卽以之抵商稅在場卽以之易鹽引亦何患其
不行且誠廢金銀則穀帛錢緡不便行遠而囊括尺寸
之鈔隨地可以變易在仕宦商賈又不得不行德璟不
言鈔與錢貨不可相離而言神道設教非兵餉之用彼
行之于宋元者何不深考乎

財計三

治天下者既輕其賦斂矣而民間之習俗未去蠱惑不除奢侈不革則民仍不可使富也何謂習俗吉凶之禮既亡則以其相沿者爲禮婚之儀飾也裝資也宴會也喪之含殮也設祭也佛事也宴會也芻靈也富者以之相高貧者以之相勉矣何謂蠱惑佛也巫也佛一也而有佛之宫室佛之衣食佛之役使凡佛之資生器用無不備佛遂中分其民之作業矣巫一耳而資于楮錢香燭以爲巫資于烹宰以爲巫資于歌吹婆娑以爲巫凡齋醮祈賽之用無不備巫遂中分其民之資產矣何謂

奢侈其甚者倡優也酒肆也機坊也倡優之費一夕而中人之產酒肆之費一頓而終年之食機坊之費一衣而十夫之煖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禮投巫驅佛吾所謂學校之教明而後可也治之以末倡優有禁酒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為佛而貨者有為巫而貨者有為優倡而貨者有為奇技淫巧而貨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絕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聖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

其願出于途者蓋皆本也

胥吏

古之胥吏者一今之胥吏者二古者府吏胥徒所以守簿書定期會者也其奔走服役則以鄉戶充之自王安石改差役爲顧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爲胥吏矣故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則復差役欲除簿書期會吏胥之害則用士人何謂復差役宋時差役有衙前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長戶長壯丁色目衙前以主官物今庫子解戶之類戶長以督賦稅今坊里長耆長弓手壯

丁以逐捕盜賊今弓兵捕盜之類承符手力散從以供驅使今皂隸快手承差之類凡今庫子解戶坊里長皆爲差役弓兵捕盜皂隸快手承差則顧役也余意坊里長値年之役次年仍出一人以供雜役蓋吏胥之敢于爲害者其故有三其一恃官司之力鄉民不敢致難差役者則知我之今歲致難于彼者不能保彼之來歲不致難于我也其二一爲官府之人一爲田野之人既非同類自不相顧差役者則儕輩爾汝無所畏忌其三久在官府則根株窟穴牢不可破差役者伎倆生疏不敢

弄法是故坊里長同勾當于官府而鄉民之于坊里長不以爲甚害者則差與顧之分也治天下者亦視其勢勢可以爲惡雖禁之而有所不止勢不可以爲惡其止之有不待禁也差役者固勢之不可以爲惡者也議者曰自安石變法終宋之世欲復之而不能豈非以人不安于差役與曰差役之害唯有衙前故安石以顧募救之今庫子解戸且不能不仍于差役而其無害者顧反不可復乎宋人欲復差役以募錢爲害吾以謂募錢之害小而胥吏之害大也何謂用士人六部院寺之吏請

以進士之觀政者爲之次及任子次及國學之應仕者滿調則出官州縣或歷部院屬官不能者落職郡縣之吏各設六曹請以弟子員之當廩食者充之滿調則升之國學或郎補六部院寺之吏不能者終身不聽出仕郡之經歷照磨知事縣之丞簿典史悉行汰去行省之法一如郡縣蓋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舉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隸爲之所謂皇皇求利者而當可以爲利之處則亦何所不至創爲文網以濟其私凡今之所設施之科條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無朝

廷之法其二天下之吏既爲無頼子所據而佐貳又爲
吏之出身士人目爲異途羞與爲伍承平之世士人衆
多出仕之途既狹遂使有才者老死邱壑非如孔孟之
時委吏乘田抱關擊柝之皆士人也其三各衙門之佐
貳不自其長辟召一一銓之吏部郎其名姓且不能遍
況其人之賢不肖乎故銓部化爲鬻部貽笑千古其四
京師權要之吏頂首皆數千金父傳之子兄傳之弟其
一人麗于法後而繼一人焉則其子若弟也不然則其
傳衣鉢者也是以今天下無封建之國有封建之吏誠

使吏胥皆用士人則一切反是而害可除矣且今各衙門之首領官與郡縣之佐貳在漢則爲曹掾之屬其長皆得自辟卽古之吏胥也其後選除出自吏部其長復自設曹掾以爲吏胥相沿至今曹掾之名旣去而吏胥之實亦亡矣故今之吏胥乃曹掾之重出者也吾之法亦使曹掾得其實吏胥去其重而已

奄宦上

奄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爲烈也漢唐宋有干與朝政之奄宦無奉行朝政之奄宦

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賦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其它無不皆然則是宰相六部爲奄宦奉行之員而已人主以天下爲家故以府庫之有爲已有環衛之強爲已強者尚然末王之事今也衣服飲食馬匹甲仗禮樂貨賄造作無不取辦于禁城數里之內而外庭所設之衙門所供之財賦亦遂視之爲非其有嘵嘵而爭使人主之天下不過此禁城數里之內者皆奄宦爲之也漢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後可

以得志有明則格局已定牽挽相維以救宗之哲王始而疑之終不能舍之卒之臨死而不能與廷臣一見其禍未有若是之烈也且夫人主之有奄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師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師友者道德故奴婢以伺喜怒爲賢師友而喜怒其喜怒則爲容悅矣師友以規過失爲賢奴婢而過失其過失則爲悖逆矣自夫奄人以爲內臣士大夫以爲外臣奄人既以奴婢之道事其主其主之妄喜妄怒外臣從而違之者奄人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其不敬也人主亦卽以

奴婢之道為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于奄人而受加之于士大夫而不受則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蓋內臣愛我者也外臣自愛者也于是天下之為人臣者見夫上之所賢所否者在是亦遂舍其師友之道而相趨于奴顏婢膝之一途習之旣久小儒不通大義又從而附會之曰君父天也故有明奏疏吾見其是非甚明也而不敢明言其是非或舉其小過而遺其大惡或勉以近事而闕于古則以為事君之道當然豈知一世之人心學術為奴婢之歸者皆奄宦為之

也禍不若是其烈與

奄宦下

奄宦之如毒藥猛獸數千年以來人盡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豈無法以制之與則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夫人主受命于天原非得已故許由務光之流實見其以天下爲桎梏而掉臂去之豈料後世之君視天下爲娛樂之具崇其宮室不得不以女謁充之盛其女謁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相因之勢也其在後世之君亦何足責而鄭元之注周禮也乃謂女御八十一

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
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其視古之賢王與後世無異則
是周禮爲誨淫之書也孟子言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
爲也是時齊梁秦楚之君共爲奢僭東西二周且無此
事若使爲周公遺制則孟子亦安爲固然得志弗爲則
是以周公爲舛錯矣苟如元之爲言王之妃百二十人
妃之下又有侍從則奄之守衛服役者勢當數千人後
儒以寺人隸于冢宰謂周官深得治奄之法夫刑餘之
人不顧禮義凶暴是聞天下聚凶暴滿萬而區區以係

關冢宰謝之鈐鍵有是理乎且古今不貴其能治而貴其能不亂奄人之衆多即未反亂亦厝火積薪之下也吾意爲人主者自三宮以外一切當罷如是則奄之給使令者不過數十人而足矣議者終憂其嗣育之不廣也夫天下何常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況于子孫乎彼鰓鰓然唯恐後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孫是乃流俗富翁之見故堯舜有子尚不傳之宋徽宗未嘗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

明夷待訪錄終

皇朝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